



走进新疆石河子市

□孙同林

去年底,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新疆石河子市,参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

我对石河子的最初了解,是学生时代读艾青的《年轻的城》:“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从那时起,我对石河子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们一行是从呼图壁县城去往石河子市的。“导游”孙健是如东县的援疆二代,在呼图壁县曾先后担任过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建设局长、县教育局长等职务,对这些情况颇为熟悉,算得上一位资深导游。

上午8点多钟,我们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新疆的原野是真正的原野,一眼望不到尽头,白茫茫的都被雪覆盖着。同行的小宗想从窗户上看看飞逝而过的风景,因车玻璃上结满冰花,她用纸擦,擦过后立即又糊了,想是车内外温差太大了。手机上显示:车内温度10度,室外零下17度,只能望玻璃兴叹。几个人正感慨间,忽见车前玻璃处出现一块红色字牌:军垦第一城。

石河子市到了。孙健告诉我们,石河子市曾经“只有车马店、卖馕的几户人家,除了北面荒草地,到处是荒滩戈壁”。当年,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兵团

人硬是靠着一股精神,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在荒滩戈壁上建成一座城市,“石河子市是兵团人在平地上建成的”。70多年来,经过几代兵团人的接续奋斗,石河子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城。

入馆处有一行字: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文字虽然简朴,读来却使人振聋发聩。多少兵团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乃至生命都奉献在屯垦战斗中。

博物馆内陈设着许多珍贵的史料,有雕塑有图片有实物。有屯垦人刀耕火种垦荒的大场面,有屯垦人人住的地窝子,有屯垦人使用的各种近乎原始的劳动器械,有屯垦人穿过的补丁纳补丁的破衣服……其中有一个故事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

1949年11月,新疆和平解放不久,王震便向中央建议,要想使新疆长治久安,必须走屯垦戍边这条路。有人提反对意见,当年左宗棠在新疆曾经搞过部队屯田,但没有能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担心这种做法会步前人后尘。也难怪人们担心,因为解放初期,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得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这就大大限制了部队官兵的婚姻范围。屯垦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都没有妻室。

王震将军总结前人的教训,说了一句

很普通、很现实,也很感人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

因此,早在部队进军新疆途中,王震就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了1000多名女大学生入伍,编入第一兵团第2军教导团,为屯垦新疆埋下了伏笔。

后来,王震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算了一笔账,整个新疆部队的男女比例是160:1,而30岁以上的未婚男女比例是300:1,个别师团的男女比例达到500:1。要使新疆长治久安,让军人在这里屯垦,没有妻室,全是光棍,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解决大龄官兵婚姻问题,支援新疆建设。

王震跑到第22兵团石河子垦区的农田里向官兵宣布:“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我们到内地招一大批女兵来,到时候保证给你们人人都娶个好媳妇。”他的话让屯垦人员吃了颗定心丸。

1950年秋,王震又派熊晃带团到湖南招收女兵。王震直截了当地对熊晃说:“你到湖南去,招一批女兵来。我们湖南妹子打得赤脚吃得苦,现在不打仗了,女同志越多越好。”王震还给湖南负责同志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帮忙。王震在信中说:“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一律欢迎,动员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王震将军为屯垦戍边写就了一段“8000湘女上天山”的神话,这些湘女在新疆与老兵组建家庭,成为荒漠戈壁上的第一代母亲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

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各地政府的支持,除了湖南的妇女大量入疆之外,山东、河南、四川、北京、天津、湖北、江苏、上海等地的妇女也纷纷来到天山南北,成为一代援疆建设的楷模。

让屯垦军人在新疆扎根,是王震将军彪炳千古的功绩。

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接见军队高级将领时,对时任农垦部部长

的王震说:“你不但是屯兵边陲的大将军,也是一位最伟大的红娘。”

在博物馆内,我们也看到左宗棠等人的塑像,这些边疆屯垦先驱,为新中国军垦人树立了榜样,其精神光照千秋。

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记录了石河子子的艰难与辉煌,现在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事实上,石河子本身就是一座继承和弘扬军垦精神之城,满满的都是财富。

离开石河子的时候,我回望高大的王震将军塑像,心里咀嚼着军垦博物馆入馆处的那句话: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寻常巷陌

衰落的亲情圈

□陈君佑

我们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在职时各忙各的,几年都难得相聚一回。后来,父母离世,“根”没了,这个“大家”似乎也随之散了,姐弟之间越走越远,至于晚辈间更是不相往来。

我们有个“大家庭”微信群,有三十来号人,但群里活跃的基本都是我们这些“老还童”,孙子辈的常年“不冒泡”,偶有露脸的也是来抢红包的,因为不具真容、真名,谁抢了红包,老人还是云里雾里地“对不上号”。

我们这代50后,每家只有一个孩子,亲情圈狭窄,亲情感强烈。为抢救“家族文化氛围”这份遗产,我早在春节就在群里郑重发出通知,要求诸兄姐利用春节放假的良机,携全家老小回老家省亲,并特别强调“一个都不能少”。

春节到了,兄姐们承载着使命从各地归来,但晚辈们没有到齐,“不来自有不来的理由”“不来就是最大的理由”,无需不知趣地多问。

阔别许久,“大团圆”的氛围并没有预料的那般浓郁。老一辈的闲聊着家常往事,领着儿孙挨个叫人,认人,年轻的碍于长辈的情面,心不在焉地跟着“履行义务”,惜字如金,找不到共同话题。“认亲”仪式过后,儿孙们照例各自捧着手机当“低头族”,与长辈、亲属如同陌人。

团圆饭开始。席间,我向儿子、儿媳使眼色,让他们向长辈、兄姐敬酒,儿子低声嘀咕:“还搞得那么庄严、仪式感?”倒是儿媳还算有点灵性,顺从领情。我知道她是碍于我这个做公公的面子,她要是我女儿,八成也和儿子一样的态度。饭后,“树”未倒,“猢猻”已散,一个个“躲进小楼成一统”。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儿时的手足情深。小时候,我们最喜欢串门走亲戚了,外婆家、二大姑、三太舅,不嫌路远地到处处跑,长辈们都会“被打扰”。而今,交通方便了,通讯发达了,天南海北、隔洋跨海都变成了“地球村”,然而亲戚间的互动却越来越稀少,陌生感不断增加,印象日渐模糊。那时家长里短,首先想到的是亲戚帮忙的少了,亲戚圈子的价值日渐衰减。三是时代节奏快了,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上班一团火,回家一支箭,亲戚逐渐变成了“外星人”。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狼文化的故事。狼都有一个亲情圈,就像一个独立的城邦,但这个城邦又与不超过另外三个城邦发生外延交叉,城邦的封闭有利于家族情感的稳固,外交有利于狼文化的交流和种群的进化。这个狼群理论值得我们人类借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守”与“放”的度。



童年的味道 许晓挺

陪曾孙女放风筝

□田汉臣

——国泰民安,强身体——舒筋活骨,能避邪——驱逐邪念(气),乐人间——赏心悦耳。放风筝,除了这些,还能休闲怡情,增强体质。

如东是“中国风筝之乡”,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其中板鹞为全国仅有。2006年,板鹞风筝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东板鹞是南通风筝的代表,带响的风筝在空中会左右摇摆,甚至翻筋斗)现在鸢子市场很活跃。风筝节那天,洋口放飞场品种繁多,目不暇接。童店银杏埠子有好几个鸢子大户,我都拜访过。家里有大小鸢子七八个,都是自己制作,还有搓鸢尾的专业户。

我家放鸢子也是祖传,我父亲在未结婚之前自己制作的精美鸢子放飞天空,从如东背到南通市庆丰外婆家,成为美谈。我小时候第一次放飞的是茅草鸢。用两根对称的茅草,取长方形纸一张,十字交叉穿插好,在中间用线一穿,随风就上了天。后来又在父亲指导下,用4根50厘米芦苇和4根20厘米小芦苇扎成长方形,用红纸四面糊起来,两头空着不用糊,形似古时的灯笼,用一根线系在灯笼一个角上,遇风上天,俗称放灯笼,后又放板鸢、七助联、十九助联。



“庄稼田”的变迁

□康晓婷

上世纪80年代,对于“小康”的认识,在我们海安农村是这么定义的,“小康小康,有荤有素,有菜有汤”“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住土房,住楼房,今后还要住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都是广大农民用朴素的顺口溜,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形象地描述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40年间,海安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业基础日益坚实,农民收入逐年提高。现在他们是这么说的,“种粮种菜,有吃有喝,有穿有戴”“两层改三层,三层改四层,住得宽敞,过得顺心”“田里机械化,家里电气化,村里城市化,数着存款慢慢花”。40年,海安农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致富之路。今天,我们就从老百姓身边的“庄稼田”说起,看看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

第一块田:“棉田”变“桑田”,破茧成蝶。海安农村的变化是从打破计划种植的框框开始的。提起“缩棉扩桑”,上一辈人肯定是有深刻印象的。80年代之前,海安西南部的黄桥老区雅周片主要以种植棉花为主,但是这儿地处高沙土,不适宜种植棉花,所以产量一直不高,导致农民收益低。直到198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尝试在雅周高沙土地区缩棉扩桑1万多亩,带来经济效益后在全县推广。可以说,“缩棉扩桑”是海安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的第一次大范围调整,这一块“湖桑”田在给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同时,更是开启了海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现在,海安是全国著名的“湖桑之乡”“茧丝绸之乡”,形成了制种、栽桑养蚕、蚕茧收烘、缫丝、绢纺、织绸、服装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成为海安一个重要的“富民产业”。这些年,这块“湖桑”田不仅仅在海安让群众受益了,在龙头企业鑫缘茧丝绸集团的推动下,还先后在广西、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区实施产业扶贫带动了农户增收。

第二块田:“小田”变“大田”,土里刨金。“土生金”是传统五行理论之一。千百年来,“土里刨金”也是广大农民的一大梦想。秋葵,一种绿色健康蔬菜,被称为“植物黄金”,由于其口味清香、营养丰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也逐渐走上了老百姓的餐桌。八九月份是秋葵上市的季节,如果来到海安白甸镇施南村蔬通家庭农场,就会看到80多亩的秋葵喜获丰收,工人们穿梭在田地里采摘成熟果实的繁忙景象。蔬通家庭农场主杨钟明,2019年辞职创业,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海安流转土地种植秋葵。因为外地秋葵来海安最起码要经过24小时以上运输才能到达市场,而海安本地每天当天采摘,当天就能上市,新鲜度非常好,不需要冷藏保存,所以销量很好,一年能有一百多万元的收益。农户有了土地流转的收益,同时还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元,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同样的场景在海安开发区爱凌村也正在上演,爱凌村流转2850亩土地成立5个家庭农场、1家村集体农场,建有500亩桃、梨等优质水果种植基地,可谓是土地流转“转”出了一片好“钱”景。

第三块田:“粮田”变“良田”,高标丰收。“手拿一把刀,躬身弯下腰”“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挥汗如雨”,是过去传统的农业生产耕作模式的写照。但是,现代化的耕种模式可不是这样子了。走进海安开发区品建村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渠相连”,道路通直、条块分明、阡陌纵横,满眼绿意连成片,蔚为壮观。高标准农田实现精准化灌溉、智能化管理、生态排水循环回收利用,烘干中心、仓储中心整体配套,无人机遥感技术一天就可以完成施肥,这些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智能化农业机械都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动能。而就是这块地,在2020年10月之前还是棚户区、荒地,通过集中改造成了村民的“福”地。“好粮卖好价”,有了这块“福”地,品建村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村集体也获评“南通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培育村”。可以说,政府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就是为了让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农田长治久安,无忧无虑,让农户年年受益,世代安居乐业。

简而言之,就是发生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深刻转变。

素朴之美

□吴翰

前往上海采风的大巴上,坐着一位戴毡帽的年轻人,他不声不响地靠在最后一排合目养神,毡帽扣在脸上。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位鼻梁挺直、眼窝深凹,炯然有神的面孔,他就是如东籍的古家具修复大师李兵。

很多时候只有一块木头、一盒油脂、一只狗、一把刻刀陪伴着李兵,他钻研传统家具的文化历史风格谱系,分辨旧家具的材质、器型及制作工艺……他从明清家具中汲古开源,祥云瑞兽、龙凤狮象等走入了他的条桌椅凳、书桌茶几。这位来自如东农村的小伙子,十七岁开始做木工,后经师傅介绍与收藏大师戴富根结缘,走上修复古家具的路。他学到的不仅是修复手艺,还有对传统家具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及传承。

第二次拜访李兵是陪一位画家配砚台盒子。盒子是粗糙的楠木,南红红的色彩显得庸俗而廉价。李兵拿出半盒柔嫩如蛋黄的素油,用白丝棉蘸了,开始在木头上擦拭。一刻钟了,盒子竟然现出绚丽的光彩,宛如月光宝盒。李兵说,这是加了生漆的蜂蜡,只有四川、云南才有,生漆是一种漆树,采漆的人翻山越岭,还要爬到漆树上,一年要死好多人。用这种野蜜蜂的蜂窝提炼出来的蜡擦漆木头,木头的毛孔就闭合了。我的家具表面采取生漆处理,生漆非常稀薄,能与木头共同呼吸,一直保持自然光泽。器物之间是相通的,彼此借鉴方能更好地融合发展。我研究过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图册,1995年来到南通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文博专家。仙人抚我顶,一言点醒梦中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通过多年的摸索实践,李兵成为南通家具业里的翘楚。

宗白华说中国传统美学中有两种美感:“错彩镂金”之美与“芙蓉出水”之美。这两种美感在李兵的家具上相得益彰地存在着。李氏家具圆正工整统一,四面停匀,粗细折中,线条洒脱,放在室中平淡自然。这与《闲情偶寄》中提出“造物宜简不宜繁,取其简者,坚者,自然者变之,事事以雕镂为戒,则人工渐去,天巧自现”的理念不致致。李工造物内涵就是进入自然之美的化境。简素是对繁华的有力反驳,然而,李氏家具的打磨却表现出质如凝脂的细腻,与简约的造型形成互补。

李氏家具以简雅,得文人之气而备受青睐,盖因它的图式满足了人们的思古之情。谈到中国文化必须披上唐宋的外衣,说到家具不得不向明清文化回首,李兵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意象空间,打造出自己的特定图式。他说,好的家具要有流畅的线条,轻盈的感觉,美的视觉享受。李兵对动态的理解就是轻盈灵动,让家具能够完成对使用者的身份塑造,满足主人从实用到审美再到对内在精神意象的追求。

李氏家具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虚实相济,以空为主。按照这种设计理念制作出的家具骨架清丽通劲,肥而不滞,瘦而不枯。木头在李兵的手下,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气质。虚与实在他的家具上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和谐,这种身心合一的完美统一,给人极大的愉悦。万物不难为繁,难在用简。貌似简者,其意贵繁,给人一个极简近乎禅的精神空间。

这位如东小伙子通过古家具修复完成了由工匠到艺术大师的转变。他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也在创作中,从精品、神品走向逸品。

